



几场秋雨过后,打工人们还没能闲下来,满树的桂花就已经开了又落,恰如诗经中所描绘的那般:“十月木叶皆陨落也”(注:此处的十月指农历十月,下文亦是)。在这个“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季节,只有金灿灿的稻穗还在迎风摇摆

仿佛来说:“来呀来呀,来收了我呀!”对于农民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了一整年,为的就是这一个月的丰收,麻、黍、稷、麦、豆……“五谷”们拿着爱的号码牌排队等候着被打包,这么多的货物囤到哪里成了一个大问题。莫慌,莫慌,机智的种田人早在上个月就修好了谷场并且打扫得干干净净,只为迎接一车又一车的庄稼进仓。

接下来的这个月西北风吹得正劲,一如曹孟德在《冬十月》中所说:“孟冬十月,西北风劲。”农历十月也被称为“阳月”,以此命名是取了一些阴阳平衡之意的。每当这时人们就会趁机在门外,焚烧用五色彩帛作成的冠带衣履祭奠先人,这个活动叫做“送寒衣”。

除了孟冬,农历十月还叫做冬冬、开冬……因为每年这个时候气温已经明显低了很多,这是冬天来临的前兆,于是怕冷的古人就不再参加户外那些抛头露面的娱乐活动,转而躲在蒸着暖炉的屋子里,与同好一起赏玩古董、字画、佛鼎……还有人会找画师给自己画像,像极了现代人去拍婚纱照写真的模样。

文化

万万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十一月?!

和男子严肃“无聊”的室内活动比起来,女子的雅玩聚会是更加轻松好玩的,比如和姐妹分享新淘来的宝贝,再“炫耀”一波刚收来的名画。看到这里小编心想:这种乐趣今人也能复刻——约上三五好友去博物馆看展览不就有内味儿了?她们聚在一起或是弹一首新学的曲子,或是对坐下棋,或是缝织冬衣,或是交流刺绣针法。冬天的日子就这样被她们玩儿得明明白白。

上个月的银杏叶已经有些褪绿变黄的趋势了,到了这个月不少地区应该都能看到一树金黄的美景,黄叶纷纷飘落的美景背后,一种冬日美食也在悄悄酝酿。树上的银杏果成熟后,古人便会将其摘去泡茶、烘烤、煮粥,也有人会把银杏的叶与果实入药,然后一整个“大润肺”“平秋燥”的目的就达到了。

本月荔枝(也称“荔枝”)也将迎来收获,许多诗人都曾写过这种萌萌的植物:岸蓼疏红水荇青,荔枝花白小如萍。

——明 杨士奇《淮发安》 树暗小果藏巧妇,渠荒新叶长慈姑。

——唐·白居易《履道池上作》 它是一种天然蔬菜也可以人工种植,富含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也有润肺止咳的功效。不仅可以煮着吃,炒着吃还能切片烤着吃。立冬前后正是吃冬笋的好时机,冬笋被誉为“金衣白玉,蔬中一绝”。

我国食笋的历史悠久,早在《诗经》中就有“其蔞维何,维笋及蒲”的记载。今年的立冬赶在了11月7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称:“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作为冬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冬有三候: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三候“雉入大水为蜃”,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字:冷!

在明代诗人王稚登的眼里,立冬是“秋风吹尽旧庭柯”的萧瑟和“一点禅灯半轮月”的冷寂,但在古代作为“四时八节”之一的立冬可是个重要的节日,百姓们会进行“拜冬”“贺冬”举办祭祖、饮宴、卜岁等

活动。他们用时令佳品祭祀祖先,尽为人子孙的义务和责任,向神灵祷告祈求来岁的丰年,宋人还会穿上新衣走街串巷,就像逢年过节那样庆贺往来。

汉魏时期的天子还会在立冬当天率群臣出郊举行“迎冬之礼”——赐群臣冬衣,并表彰、抚恤为国捐躯的烈士及其家属,以此鼓励民众御敌卫国。他们还会兴师动众地进行“大阅兵”,在天子的命令和监督下将帅要对部队进行集中训练

针对射箭、驾车和徒手搏斗等重要作战技能进行考核和检阅。比如明朝时期,明太祖曾数次在校场或午门外“阅武”,明成祖也效仿他不时地“随地阅武”。立冬时节还有这样的谚语:“立冬补冬,补嘴空”意思就是进入冬天得吃点好的,存够了脂肪和热量才能抵抗得了严寒,杀鸡宰鱼、炖羊羔羊,怎么滋补怎么来。这时候南北差异就体现出来了,南方多以肉食为补,北方呢?那必然还是饺子。且不说饺子的谐音“交子”意味着秋冬之交,单看它酷似耳朵的外形,多吃两口热乎的饺子,保你耳朵能躲过北风的“摧残”。民间有这样一句劝酒令:“饺子就酒,越嚼越有”。入了冬不仅要吃饺子还得喝上两口小酒

这时节,南方有些地区就会把刚收获的谷物拿出一部分来酿酒,此为“冬酿”,鲁迅先生钟爱的绍兴黄酒就是在立冬到第二年立春这段时间酿制的。农历十月十五日是民间的传统节日“下元节”,今年赶在了公历的11月8日,下元节又称“消灾日”“下水官节”。相传这天是“水官大帝”禹的生日,人们准备香烛祭品拜祀他,再使会下凡为民生化解厄运。下元节后不久就是“小雪”

《群芳谱》曰:“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就是说“小雪”未必真的是指下雪天,而是反映在这个节气到来时寒流活跃、降水渐增。今年的小雪是在11月22日,如果能在十一月的小雪迎来一场初雪,那来年必定是个丰收年。

(来源:阅读公社)

晚唱

文/吴瑞

都说,时间太瘦,悄然间便从指间滑走,相遇在人海,聚散重逢在千里之外,鸿雁归来的季节,旧日景色又喻湿在我忧伤的眼眸里,望着与你牵手走过的小路、草地,那曾经留下的脚印仿佛依稀可见……走过的每一段经历,如一页陈腐的记忆,尘封在发黄的底片里,想去翻阅却又犹豫,也许是太过沉重,也许害怕翻阅的代价太大,思念的承载太痛。

伫立在梦里,凝眸远望,依稀的河边、飘零的落叶,埋葬着我暮色的凄凄,被沧桑的马头琴拉得弯弯曲曲的霍林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我无奈的思绪。

绵绵的细雨下得如此凄冷,轻抚记忆的脸,在那年的日记里我似乎闻到了你独特的气息。默默地走在雨里,无边的雨雾依旧交织着你的影子,寂静的伞下却再也兜不住你淡去的音容,远去的背影任我千百次地凝望,终于,还是消失在我模糊的视线里,那忧伤的思绪拉不回幸福的距离,是否你还记得那个送别的雨季。

观音山下,是谁牵起了我的手,说要携手一起等待岁月的荒老,曾经的山盟海誓犹在耳边,而我却失去了追寻你的方向,只留下自己傻傻的在原地等待着海枯、石烂。

静湖岸边,是谁伴我相依,说要与我十指相扣,一起慢慢变老,如今湖面依旧人依旧,而昨日的誓言却早已已被一阵清风吹散,只留下昨日的人在努力寻找着昨日的画面。

曾经在辉特淖尔一起倾听悠悠的蒙古长调;曾经一起在九曲湾足戏波流;曾经一起卧于树荫下闲谈落叶;曾经一起相偎相依,望穿明月,透视星光闪闪。忘不了草地追逐彩蝶舞,山坡采撷山丹丹,小河挽袖摸泥鳅,相拥静卧望云飘,和煦的晚风吹动你飘逸的长发,伴着野花、绿草的清香,留下笑声串串。

而今,一切的一切好像遥远的如同前世,当一滴泪穿越时空,穿过四季落下的时候,是否所有的风景都会沉默,倾听滴落在心底的声音。思容颜憔悴人亦老,念红尘依旧情牵心,日孤夜静不相忘,点点相思沉淀,春来秋去,花开花落,在梦的彼岸,就让那时间慢慢的走,停在想你的时刻……

感悟

烽火通辽城(191)

文/周德军

(接上期)

“落井下石?”刘金正冷笑一笑,讥讽地说:“你们共产党不是最讲民主吗?徐县长今天既然来参加了城防会议,我们大家就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我把我说的意见说出来了,这有什么不对?这怎么就成了落井下石了呢?再说了,你们共产党手里的那几杆破枪都在这明摆着嘛,怎么去跟兵强马壮的国民党正规军和金宝的队伍抗衡?这不是事实吗?夏副主任,别忘了,现在是用枪杆子说话的时代,既然你们共产党没有实力,就是不能主持通辽的工作嘛,这有什么可说的?”

徐永清一字一顿地问刘金正:“那今天县政府要是不走你说的这两条路呢?”

徐永清话音未落,刘金正啪地将手枪拍到桌子上,恶狠狠地说:“徐永清,你他妈的别敬酒不吃罚酒,今天老子灭了……”还没等刘金正把话说完,早已忍不可遏的徐永清掏出手枪,照着刘金正抬手啪地就是一枪,刘金正本能地侧身一躲,只听哎哟一声,子弹打在了他身后的刘殿阁胳膊上,鲜血立刻顺着刘殿阁的袖筒子流了下来。

枪声一响,屋子里顿时大乱。那些穿着长袍马褂的士绅们纷纷躲避,杨祥和夏耕晨两人也拔出手枪,几乎与此同时,刘金正和他的手下们全都拔出了枪,双方几乎是同时将枪口指向了对方。屋子里的空气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张家渠说话的声音:“是谁在打枪?哪里来的枪声?”话音未落,张家渠走了进来。他一眼眼前的这个场面,便冲着刘金正的人把眼一瞪,说:“干嘛?干嘛?你们这是在干嘛?怎么能把枪对着徐县长和杨书记呢?把枪放下,都放下。”

当人们把枪都放下以后,张家渠坐了下来,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干嘛要舞刀弄枪的?说说,咋回事?”

刘金正用手一指刘殿阁,说:“你看。”

张家渠转头看到了刘殿阁那流着血的胳膊,十分惊讶地说:“呀,流血啦。这是咋回事啊?”

徐永清两眼盯着张家渠,问道:“张队长,你不在会场保卫,怎么会来到这里?”

“这……”张家渠支吾着道:“我也是刚接到通知来开会的。”

“你也接到了通知?接谁的通知?”

张家渠没有正面回答,他转头冲刘金正的人说道:“散了吧,大家都散了吧。”

借此机会,刘金正带着他的手下出去了。几分钟以后,徐永清等人也离开了刘府。

回到保安总队,杨桦说:“老徐,现在看来,刘金正和张家渠的叛变真面目已经暴露无疑了。”

夏耕晨说:“杨书记,徐县长,他们这完全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篡夺民主政府领导权的阴谋事件。”

徐永清点了点头,说:“是的,现在看来,通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为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我提议,立即逮捕刘金正和刘殿阁。”

杨桦说:“我同意。但是,现在刘金正的实力比我们大得多,除了他那些看家护院的手下以外,保安总队里也有几名中队长是他的人。”

夏耕晨说:“是啊。因为我们来的时间短,专员公署干部又缺,都没有来得及甄别撤换。”

徐永清想了想,说:“这么办,老杨,耕晨,你俩辛苦一下,立刻动身,去专员公署汇报这里的情况,请求增派部队,加强通辽的城防力量。”

杨桦说:“好吧。我们现在马上走。”

见徐永清点头同意,杨桦朝外面喊道:“黄科长。”

黄渊金从外面进来,说:“马上上车。”

“是。”

县委办公室。

徐永清面对黄渊金、肖汉良、郑也同和巴特等人表情严肃地说:“同志们,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下,目前,通辽的形势很严峻,国共谈判刚刚结束,《双十协定》油墨未干,蒋介石集团就单方面撕毁协定,下令全面进攻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为此,我们西满军区的大部分主力马上就要南下,去前方保卫我解放区。而我们辽源公署辖区能够留守的兵力是十分有限的。据有关情报分析,国民党在通辽近期将会有大的动作。所以,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同志们,通辽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不惜牺牲一切来守护它,保卫它。”

黄渊金说:“现在我有一种感觉,总觉得这两天要出事。”

肖汉良问:“有什么情况吗?”

黄渊金说:“情况谈不上。就是这些天张家渠频繁地把几个中队长分别叫到他的办公室,关起门在里面嘀嘀咕咕的,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巴特说:“会有啥问题嘛,张主任是个老革命了,他是政治队长,找人谈话,做做思想工作也是正常的嘛。”

黄渊金摇摇头说:“不对劲儿。闵效山和鲁金城、樊久瑜这些人,从他那屋出来,见到我都躲躲闪闪的。” (待续)

山中避雨

前天同了两女孩到西湖山中游玩,天忽下雨。我们仓皇奔走,看见前方有一小庙,庙门口有三家村,其中一家是开小茶店而带香烟的。我们趋之如归。茶店虽小,茶也要一角钱一壶。但在这个时候,即使两角钱一壶,我们也不嫌贵了。

茶越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然而,两个女孩子不解这种趣味,她们坐在这小茶店里躲雨,只是怨天尤人,苦闷万状。我无法把我所体验的境界为她们说明,也不愿使她们“大人化”而体验我所感的趣味。

茶博士坐在我口拉胡琴。除雨声外,这是我们当时所闻的唯一的声音。拉的是《梅花三弄》,虽然声音摸得不大正确,拍子还拉得不错。这好像是因为顾客稀少,他坐在门口拉这曲胡琴来代替收音机作广告的。可惜他拉了一会就罢,使我们所闻的只是嘈杂而冗长的雨声。为了安慰两个女孩子,我就去向茶博士借胡琴。“你的胡琴借我弄弄好不好?”他很客气地把胡琴递给我。

我借了胡琴回茶店,两个女孩子很欢喜。“你会拉的?你会不会的?”我就拉给她们看。手法虽

生,音阶还摸得准。因为我小时候曾经请我家邻近的柴主人阿庆教过《梅花三弄》,又请对面弄内一个裁缝司务大汉教过胡琴上的工尺。阿庆的教法很特别,他只是拉《梅花三弄》给你听,却不教你工尺的曲谱。他拉得很熟,但他不知工尺。我对他的拉奏望洋兴叹,始终学他不去。后来知道大汉识字,就请教他。他把工尺调、正工调的音阶位置写了一张纸给我,我的胡琴拉奏由此入门。现在所以能够摸出正确的音阶者,一半由于以前略有摸小提琴的经验,一半仍是根基于大汉的教授的。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因为快了要拉错)拉了种种西洋小曲。两女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我曾经吃过七八年音乐教师饭,曾经用钢琴伴奏过混声四部合唱,曾经弹过贝多芬的奏鸣曲。但是有生以来,没有尝过今日般的音乐的趣味。

两部空包车拉过,被我们雇定了。我付了茶钱,还了胡琴,辞别三家村的青年们,坐上车子。油布遮盖我面前,看不见雨景。我回味刚才的经验,觉得胡琴这种乐器很有意思。钢琴笨重如棺材,小提琴要数十百元一具,制造虽精,世间有几人能够享用呢?胡琴只要两三块钱一把,虽然音域没有小

提琴之广,也尽够演奏寻常小曲。虽然音色不比小提琴优美,装配得法,其发音也还可听。这种乐器在我国民间很流行,剃头店里有之,裁缝店里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里有之。倘能多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使像《渔光曲》一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怕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得多呢。我离去三家村时,村里的青年们都送我上车,表示惜别。我也觉得有些依依。(曾经请他们:“下星期再来!”其实恐怕我此生不会再回到这三家村里去吃茶且拉胡琴了。)若没有胡琴的因缘,三家村里的青年对于我这路人有何惜别之情,而我又有何依依于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呢?古语云:“乐以教和。”我做了七八年音乐教师没有实证过这句话,不料这天在这荒村中实证了。(丰子恺)



悦读



大碗酒、大块肉,似乎成了水浒好汉们的标配。然而,《水浒传》里的好汉是否需要吃蔬菜水果呢?答案是肯定的。

《水浒传》里出现的水果有很多,比如桃、杏、梅、李、枇杷、山枣、板栗、葡萄等。当然,还有一带而过的酒肉果品、菜蔬果品等等,这些“果”,只能算是《水浒传》里的“龙套”水果。有一样水果在《水浒传》里头的戏份特别重要,那就是梨。

梨可以是形容词。比如,头上顶个“鹅梨角儿”。鹅梨,是梨的一种,也叫作鸭梨,皮薄多汁,香味浓郁。所谓“鹅梨角儿”,就是一种顶端似梨柄,下部似梨身的发髻。在古代,这种发型还挺流行。

第四十回,戴宗传梁山假书信,被黄文炳与蔡九知府识破,要和宋江一同被处斩。众人便特意

杂谈

《水浒传》里的梨

用胶水将二人头发刷了一下,顶个鹅梨角儿,然后押赴刑场。

《水浒传》里正儿八经的梨,出现在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里。在这一回中,有个十四五岁卖雪梨的郓哥。郓哥姓乔,因其父在郓州当兵时养的,所以就取名叫做郓哥。

郓哥家只有一个卧床的爷爷,后来一家搬到了阳谷县,他平时就是靠着在阳谷县的各大酒肆门口卖些时新果品谋生。而阳谷县里的西门庆是经常光顾郓哥生意的大买主。

话说这日西门庆与潘金莲正在王婆店中,郓哥手正有新进的雪梨,正待要去叫西门庆,让他买自己的雪梨。到了王婆的店门口,王婆却把郓哥堵住了,还狠狠揍了他一顿。郓哥被打到了大街上,装雪梨的篮子也被王婆丢了去,只见那篮里的雪梨,四分五落滚了开去。

那郓哥委屈,又打王婆不过,只好一边哭,一边拾梨。后来,憋了一肚子气的郓哥向武大郎告状。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武大郎就按捺不住了,这才有了之后的情节。后来武大郎归来,郓哥还帮武大郎当了人证,于是,武大郎杀西门庆,替武大郎报了仇。

这就是梨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虽然不多,却很重要,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物件。被摔坏在地的雪梨,最终让郓哥下定决心向武大郎告密,直

接决定了故事的走向。

河北、山东等地是我国梨子的传统产区。早在东汉末年,就出现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便是山东曲阜人,而阳谷县也地处山东境内,梨的产量很大。郓哥赖以挣钱养家的雪梨,在王婆眼中也许不值什么钱,不然他不会随便一丢。郓哥在集市上卖梨,是和武大郎一样的流动摊贩,走到哪里卖到哪里。

宋朝的商业比较发达。北宋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人口不过十多万,而北宋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多个。《水浒传》里做小本买卖的小贩也很多,西门庆就是做药材生意起家的。《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东京开封府便出现了许多摆摊设点的小商贩。

郓哥卖的梨,是冬末春初的梨。话说武松帮知县监押着礼物前往东京,正是冬末初晴,又过了十数日后,后面又交代“去时新春天气,回来三月初头”。梨子通常是秋季开始上市的,也是冬季常见的一种水果。北方的冬季多数都是比较干燥的,多吃些雪梨,能补充水分。

宋朝时梨的品种已经相当丰富了。孟元老编著的《东京梦华录》里就提到过许多品种的梨,除了鸭梨,还有尖梨、甘梨、凤栖梨、镇府油梨等,还有许多梨的农副产品,如梨条、梨干、梨肉等等。宋代吴自牧著的《梦粱录》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里面还有陈公梨等水果。(来源:阅读公社)



祀祖先,上坟烧纸,以示对祖先的怀念。

朱元璋“授衣”传说

相传明初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为了显示顺应天时,在十月初一这天早朝,行“授衣”之礼,并把刚收获的赤豆、糯米做成热羹赐给群臣尝新。

南京民谣说:“十月朝,穿棉袄,吃豆腐,御寒冷。”“寒衣节”由此而来。还在加工寒羹的同时,也将冬衣捐给远在外地戍边、经商、求学的游子,以示牵挂和关怀。(来源:阅读公社)

寒衣节,你应该知道的三个传说

孟姜女千里送寒衣

和大多数传统节日一样,寒衣节也有古老的传说。最出名的便是孟姜女千里送寒衣。

相传秦始皇建长城时,劳役繁重,青年男女范喜良、孟姜女新婚三天,新郎就被迫出发修筑长城,不久因饥寒劳累而死,尸骨被埋在长城墙下。孟姜女身背寒衣,历尽艰辛,万里寻夫来到长城边,得到的却是丈夫死亡的噩耗。她痛哭城下,三天三夜不止,这段长城就此坍塌,露出范喜良尸骸,孟姜女安葬范喜良后于绝望之中投海而死。

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哭倒八百里长城的故事广为流传。长城内外便将农历十月初一这天,称作“寒衣节”。“十月初一烧寒衣”,也早已成为北方凭吊已故亲人的风俗。

讲坛

蔡伦造纸和蔡莫烧纸

民间传说蔡伦刚发明出纸时,买卖很好。蔡伦的嫂子蔡莫就找丈夫蔡莫向蔡伦学习造纸。回来开了一家造纸厂,但是卖不出去,于是,蔡莫想了一个办法。

某天的半夜,蔡莫假装因急病而死。蔡莫在她的棺材前边烧纸边哭说:“我跟弟弟学造纸,不用心,造的纸质量太差了,竟把你气病了。我要把这纸烧成灰,来解心头之恨。”

烧了一阵之后,只听见蔡莫在棺材里喊:“把门打开,我回来了。”这可把人们吓呆了,人们把棺材打开,蔡莫装腔作势地唱道:阳间钱能行四海,阴间纸在做买卖。不是丈夫把纸烧,谁肯放我回家来?

在场的人们一听,便以为烧纸有很大的好处,都向蔡莫买纸,烧给自己死去的亲人。蔡莫“还阳”一天正是农历十月初一,因此,后人都在十月初一祭